



三驾马车丛书

大雪无乡

关仁山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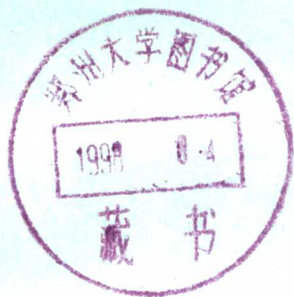




01010440875U 郑州大学图书馆

大雪无乡

关仁山 著



QZ17/01

大雪无乡

关仁山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河北省三河宏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 插页 4 字数 276000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306-2502-0/I · 2230

定价: 19.5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三驾马车”丛书之一种，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创作的中篇小说代表作8部。

作者的“雪莲湾风情”系列，独树一帜，将发生在雪莲湾的种种故事，那种新与旧，传统与现实的撞击和矛盾，以独特的视角繁衍成篇，令人对这一方迷人的水土产生眷恋和向往。另外，作者也走出大海，将笔触伸向广袤的农村田野和处境艰难但自强不息的工厂企业，将作者的体验和困惑，将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的阵痛展现出来，让读者尽情感受新生活的气息。

序

郑法清

俊石、兆林同志找到我，建议为何申、谈歌、关仁山三位河北省的青年作家分别出版一本小说集，同时组成一套小丛书，名曰“三驾马车”丛书。我听过之后，欣然同意。

其所以同意而且欣然，主要是因为这三位作家目前创作十分活跃，他们的不少作品已经引起评论界和读书界的广泛关注，将这些作品结集出版，既可以满足文学爱好者们集中欣赏的要求，也可以为关心这三位作家的学术界人士系统分析其近期作品提供些方便。同时，百花文艺出版社向有为青年作家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或散文集的传统，编辑出版这类图书，又是大家乐于一为的事情。既然如此，这也就是一件顺理成章而且使人欣慰的事情了。

将何申、谈歌、关仁山三位青年作家称作“三驾马车”，始出于何时、何地、何人之口，我不得而知。只记得前些时《文艺

报》在报道这三位作家作品讨论会的情况时，那赫然醒目的大字标题，用的就是这个称呼。我想这雅号得来，大概也是和古人一样，不过是观其初度，赠其嘉名而已。常常是在叙读或讨论之中，由于某一特殊的契机引发出某一位朋友的某种特殊的联想，于是脱口而出，于是得到认同，于是一片喝彩，于是广为流传。这当然只是一种猜测，与实际或许相去甚远的。然而，无论如何，现今一提河北文坛的“三驾马车”，大家便自然想起·何申，想起谈歌，想起关仁山。这已既成为一种事实。我倒觉得这“三驾马车”的提法很新鲜，很别致，很俏皮，也很生动。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出他们的创作风格与创作上的成就。将来的河北大地，也许会出现一个文学流派，就是“三驾马车派”。果然如此，我们这套小小的丛书，岂不就是“三驾马车文学”的发端？那意义，可就超过一般意义上的创作与出版了。如此看来，这书不但要出，而且要出得十分认真，十分漂亮，因为这看似平常的事情，有着不同寻常的意味，那就是对三位青年作家的期待与对未来文学的展望。

对于“三驾马车”的三位执鞭人，我应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三个人，三种性格。谈歌质朴平易，热情爽朗，口齿虽然不甚伶俐但却十分健谈。与友人闲叙，语多善意的讥讽和美妙的戏谑，在他身上是看不到一点一滴知识分子的矜傲的。与之相比，关仁山多少显得含蓄了一点。在众人面前，他话语不多，似乎总是在静静地辨析和吸收别人的思想。然而，遇到谈歌这样的朋友，他却常常是在微笑着承受其“嘲弄”之后，乘其不备，报之以巧妙的激刺，显示出一种机智与狡黠。旁观谈、关二人

说笑时的论辩，恰似欣赏一场有趣的乒乓球赛，一个是近台快攻，一个是远距离防守。而何申似乎又有些不同，他显得较为老成，比谈、关多一点持重与端庄，也更注意言谈分寸。换句话说，他更注意“度”的把握。

这三位作家显然性格各异，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同样都有一种极为严肃的创作态度。他们似乎在不约而同地闯荡着一条世纪之交的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新路。他们很看重生活，绝不把自己关在四角的天地里去主观臆造和随意组结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故事；他们很关心时代，从不游离于时代生活之外去搞那些无谓的自我情绪的宣泄；他们心中不忘人民，笔下所写，全是老百姓关心的人和事，字里行间流动着老百姓的思想和感情；他们很有社会责任感，敢于直面人生，大胆触及矛盾，对于真善美的事物，他们热情讴歌，对于假恶丑的东西，他们无情地鞭挞，并在讴歌与鞭挞之中呼唤着人类灵魂的净化、精神的升华与新时期健康向上的民族精神的形成。在当前有些人热衷于情爱性爱的渲染，迷恋文字游戏，甚或以隐私或秘闻去换取钞票的时候，他们选择这样一条积极的、向上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

“三驾马车”的执鞭者们无疑都是跨世纪的作家，也是很有希望的作家。他们近期发表的作品，已经充分显示出生活的积蓄与创作的爆发力。但是，作为青年作家，他们虽然具有聪敏、泼辣、朝气蓬勃，善于及时地发现生活和表现生活等优长之处，但是与文坛上久负盛名的前辈作家相比，毕竟还有阅历和修养等方面这样那样的不足，因而对生活的观察与反映上

还有一些需要在创作实践中进一步探讨、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如上所述，他们很看重生活，很珍视生活，笔下一个人物甚或一个细节也绝不脱离生活去主观臆造，因此，他们写出的一人一事，都散发着生活的气息。但是，他们对生活的观察似乎又局限于一隅，缺乏对生活全景的鸟瞰与对各类生活现象的深入剖析，因而在对时代生活本质的把握上好像还应做出较大的努力。在艺术表现上，他们抓住了当前生活节奏加快，读者阅读心理与阅读习惯发生明显变化的特点，一改过去小说创作中工笔绘画式写法，采用粗笔重墨写意的方式，快速推动情节的发展和矛盾的演进，阅读起来确感笔墨酣畅，痛快淋漓，然而与之俱来的遗憾却是稍感文笔粗疏。如何使读者既不感到冗繁和沉闷，又不感到疏于描写，这似乎又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求的问题。

近几年，由于冗务缠身，读书甚少，对于小说与小说理论的研究尤感不足。上述得失之谈，近乎盲叟指路，本不该见诸文字的。然而，“三驾马车”丛书付梓之前，谈歌、仁山一再嘱我务必写几句话，盛情难却，只好斗胆写了这些。好在都是老朋友了，对与不对，他们都是不会见怪的。

是为序。



录

序	郑法清(1)
大雪无乡	(1)
九月还乡	(64)
红雀东南飞	(125)
落魂天	(186)
太极地	(237)
闰年灯	(278)
红旱船	(330)
裸岸	(381)
后记	(438)

大雪无乡

这年冬天反常。往年冬天，福镇就有下不完的雪。福镇人喜雪，雪天里赶大集，而且结婚的特别多。福镇女镇长陈凤珍记得自己也是雪天里举行婚礼的。今年镇里经济滑坡，也不至于老天爷动怒。可是到了农历大寒，愣是一星雪花没掉。土拉光叽的街道除了大集，便显得冷冷清清，更别提那婚礼的热闹了。寒流倒是不断弦儿地来，使镇上有股难闻的气味。

冷节气里，一天到晚净是难事儿。陈凤珍从镇政府搬回家里躲清静。镇政府每天都有要帐的，还有农民告状的，眼不见为净吧。其实她的家就是父亲的家。她的丈夫和婆家都在县城。傍晚吃过饭，陈凤珍坐在灯下看书。书是丈夫田耕从城里捎来的，关于农村股份制的书。这些天她迷恋股份制，对现今杂乱无序的乡镇经济，股份制也许是个好招子。这阵儿家里也不安静了，天不下雪患病的多起来，满街筒子都是咳嗽声。陈

凤珍父亲是镇上开药铺的，小药铺猛地火起来，父亲的炒药锅昼夜亢奋地响着。连经常在外乡卖野药的弟弟陈凤宝也赶回来，加入家庭熬药大会战。父亲一边捣药一边哼着“扁食歌”。她知道这是民间祭礼古代名医扁鹊的歌，父亲哼了几十年了，凤宝和小媳妇阿香边熬药边调笑。阿香并不嫌弃凤宝的瘸腿。这家伙卖野药嘴皮子练得不善，不仅嘴把拢人，而且在床上缠绵起来也不差。凤宝说，这年头市场疲软，可有两样不软！阿香问啥两样？凤宝笑嘻嘻地说：一是卖淫的，二是咱卖药的。阿香笑着揪凤宝的耳朵问，你个鬼东西咋知道？是不是在外头嫖女人？凤宝讨饶说俺有色心没色胆哩。父亲阴眉沉脸地训斥凤宝，别胡扯淡，混帐东西！那些玩艺儿与咱卖药能往一块儿扯么？陈凤珍合上书，弄得哭笑不得，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她又听凤宝解释说，爹，俺错了，是不一样。咱卖药有淡季，人家可没淡季。父亲生气地骂，你小子中啥邪气啦？咱祖传立佛丹有淡季吗？一年四季都叫好儿。阿香顺杆爬说，凤宝，你不能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凤宝咧嘴笑。父亲又嘟囔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快熬药吧！陈凤珍就听不到他们说笑了，只有单调的炒药声。

北风挺硬，风很响地拍打门扇。冷节气并没冻掉凤珍的热情。刚才父亲说的立佛丹启发了她。她知道立佛丹是祖传医治下肢瘫痪的药。眼下镇里好多企业都瘫痪了，医治它的立佛丹是啥呢？福镇是富镇，与其它乡镇比一直是羊群出骆驼。撑到今年冬天也不行了，里走外转见不着钱。镇财政逮住蛤蟆撵出尿，手拿把拍仍不见亮儿。前几位镇长都升了，据说都是因

为敢于上项目上规模，勇于负债经营，有了政绩也肥了腰包，轮到陈凤珍接手，赶上银行不放贷，治理整顿烂摊子。一年的光景，镇里经济越治越乱，好多企业关门放假了，银行催还贷款和外地索债的不断。眼瞅快年根儿了，县里又要各乡镇报产值。福镇报啥？她愁。那次去县里开会，宗县长夸他们精神文明抓得不错。言外之意是经济上不去，一手硬一手软了。都知道宗县长器重陈凤珍，不仅仅是赏识她，而且因为他们都是一条线上的。宗县长当过团委书记，而陈凤珍被宗县长提名来到福镇之前也是团县委书记。陈凤珍能摸领导意图，一到福镇就将镇团委书记小吴提为副镇长。这种团结方式确实不错，小吴鞍前马后围她转呢。陈凤珍继续看那本股份制的书，她好像找到了祖传的立佛丹。

这时院里有车笛响。陈凤珍抬头看见副镇长小吴进屋来，脸冻得通红。小吴说，陈镇长，又出事啦。陈凤珍问出啥事啦？小吴说，那几户承包草场的农民，把咱镇政府给告啦。陈凤珍收起书叹道，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小吴说，宋书记让我通知你出庭，潘老五去珠海要债去啦！都是潘老五惹下的祸，干吗耍你一人？陈凤珍沉吟半晌无语。她知道镇党委书记宋鹤年是部队转业干部，跟县委组织部李部长是部队战友。他比陈凤珍早到福镇两年，福镇的农工商联合公司总经理潘五兰也是宋书记的人。虽然由陈凤珍挂着公司总管，实际早已被潘五兰架空，直接由一把手老宋调遣。好事轮不着陈凤珍，被告出庭的舜鼻子事自然跑不了她。潘五兰经理男人起女人名儿，处处晦气，人们都叫他潘老五。潘老五是手眼通天的人物，农民企

业家，福镇乡镇企业的创始人。伺候了几任书记镇长了，喜欢他也好，恼他也罢，谁也动不了他。福镇的厂长们都是潘老五一手提拔的，别人很难插手，陈凤珍发号施令也都是通过潘老五进行。小吴又说，潘老五哪是去要债，分明是躲了。陈凤珍咬咬牙说，我去出庭，变不了凤凰还变不了胡家雀么？没干成光彩事儿还怕丢人？小吴相信陈镇长能对付过去，可心里还在鸣不平。这场民告官的官司完全是潘老五一手惹起的，潘老五听谁的？还不是听一把手宋书记的？她记得镇塑料厂从西德进口一些废塑料，潘老五提议并一手操办。当时陈凤珍和几个副镇长都提醒他，别上外国佬的当，潘老五眼里压根儿就没他们，他只听一把手的，他向来都这样。废塑料运回福镇，一拆集装箱就傻眼了，全是臭味熏天的民用垃圾，往东河坡一卸，捡破烂的就围上来，还翻出不少黄色画报来。陈凤珍让潘老五赶紧派人看管。正是春天的雨季，雨水将垃圾冲散了，污水顺东河流向那片草泊，不久那片春笋般的芦苇都枯死了。草场是上了保险的，县保险公司来人查看，是废垃圾里的污水污染的。保险合同没有这一项。草场承包者刘继善等几户农民找潘老五，他们要求索赔。潘老五没好气儿地说，俺这儿有100万的垃圾找谁去赔？除非德国佬赔了俺，俺就赔你们！然后潘老五就去给德国拨电话。对方哈喽哈喽叫两声就放了，话务员当即朝潘老五要2000元电话费。哈喽哈喽两千块的话柄就在福镇传开了。陈凤珍要求镇党委对这一事件追究责任。宋书记说咋追究？这十几年经潘老五贷款就有两个亿，谁接手谁来还？陈凤珍哑口无言。潘老五这阵儿真成爷了。退休的公安局副

局长老徐给他当保镖，还从镇医院聘请了贴身保健医生。有个头疼脑热的病，银行行长都来看他。那些农民不交村里草场承包费，追着潘老五要钱，拖到了冬天也没个眉目。陈凤珍开始也帮着农民说话，后来听说几户农民中有她三姑家，也就不张嘴了。小吴愤愤不平地说，潘老五穷横凭个啥？还不是能欠债。这阵儿黄世仁都给杨白劳叫爷！陈凤珍苦笑说，别这样说，老潘也想把镇里经济搞上去，碰着这样大气候，加上他素质又差，没办法呀！这些天，县里号召各乡镇搞股份制，可谁也不敢动。我想，咱们带个头，摸一套经验出来。不是说，福镇历来出经验嘛！股份制企业 and 股份制公司，就能避免进口废垃圾这样的失误，兴许能把乱哄哄的乡镇经济捋顺过来！小吴颇有疑惑地说，咋个股份制？还不是换汤不换药。陈凤珍解释说，各企业吸收股份，搞股份制企业，对于镇总公司，各企业和分公司就是股东。企业和总公司分别成立董事会，大的经济活动要由董事会决定，这样的话，乡镇经济才有可能走向良性循环的轨道。小吴点头说，想法很好，不过，这不等于罢潘老五的权嘛，他不会答应的。陈凤珍说，大势所趋，我们耐心做他的思想工作。小吴说，潘老五反对，宋书记也不会支持的。陈凤珍笑笑说，这是给他一把手脸上添光的事儿，他会转过弯儿来的。在乡镇一把手和二把手是有本质区别的，镇里成绩多大，也得记到老宋的帐上。小吴摇头说，那难说，宋书记这人难看透！陈凤珍说，他反对更好，反对咱也干。小吴笑了，心想那样出政绩可能就记陈镇长身上了。经济上不去，搞出一套经验来，她见到宗县长也好有话说。陈凤珍站起身，脸上显出被压抑的兴奋

说，这场官司打定啦！镇政府是输是赢，都说明搞股份制的必要性。哪找这材料？小吴，你执笔写写吧！然后她披上军大衣说，小吴，跟我去那几家看看。小吴没吱声就跟陈凤珍走出屋子。凤宝拐着身子朝吴镇长摆手说，吴镇长有空来呀，缺医短药的说话。陈凤珍瞪凤宝一眼说哪有咒人吃药的。凤宝嘻嘻地笑，吴镇长不是刚结婚么，俺说的是那种药。陈凤珍说瞧你个没正经的。小吴边笑边往外走。陈凤珍骂归骂，她从心里挺服气这个瘸弟弟。凤宝研制了一种民间补药挺畅销，他姐夫田耕来了就朝他要这药。陈凤珍生得高高壮壮的，而田耕是个戴眼镜的瘦弱书生。他跟陈凤珍头一宿见面还行，过两天就支撑不住嘴里老讲股份制，吃上凤宝的药就再也不讲股份制了，天一落黑就朝凤珍身上乱摸，惹得陈凤珍烦他了。自从她调到福镇来，田耕才不大吃这种药了。

小吴开那辆旧 212 来的，是镇里钢厂淘汰下来的旧车。陈凤珍钻进去感觉四处跑风，冷呵呵的。好在他们要去的草上庄离镇子不远，吸袋烟的时辰就到了。这村的地皮儿陈凤珍踩熟了，她三姑在这村，她从小就跑三姑家玩。草场被污染事件，她也跑来几次，为那几家农民办了点实事。她怕因她出庭，这几家农民心里有负担，就来说说。车路过三姑家门口的时候，陈凤珍扭头望了望，看见三姑院里屋里围了好多人。她怕是出啥事了就让小吴下车看看。小吴看回来说三姑正上香算命呢，好多远道来的农民，屋里盛不下在外头等着。陈凤珍半晌无语，叹一声示意小吴快开车。三姑上香算命看病是收钱的，她知道就得管。她在汽车拐弯的时候看到三姑家门楼上插满了灰白

的艾叶，三姑管这叫桃符。艾叶在寒风中瑟瑟抖动。她不明白三姑为啥成仙了呢？她不信，可有那么多人信。想起来三姑命够苦的，从小就浑身多病，二十出头就瘫痪在炕头了，东求医西寻药，家都败了也没啥起色。后来又建议她去远村的一个大仙那里看看。三姑说那行么？三姑夫说有病乱投医看看再说。三姑被马车拉着去了远村的大仙家里，大仙一见她就给三姑跪下了，并学了两声蛤蟆叫。大仙说他是蛤蟆仙，而三姑是狐仙，仙中之王，请她赶紧出道上香，有病自除有祸也自消了。三姑半信半疑回来操持上香。果然如蛤蟆仙所说的，三姑上香能看病看宅看命相，自己的病也好起来，在这块地儿上声名大震。陈凤珍委实弄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三姑托她父亲捎信给她，注意这小人亲近那贵人的，她还能升官的，陈凤珍一概不睬。一个乡下老太太该成组织部长了。不过，近来她还真听到风声，说三姑将草上庄全村老少都算服了，连村支书村长都找她，卖地建厂等大事都请三姑踏看风水。村委会研究好的决议，愣让三姑的香火给否了。陈凤珍听到又好气又好笑，让父亲给三姑捎信别太张狂了，否则影响太大，别怪她这个当镇长的侄女无情。陈凤珍问小吴说，你信我三姑那套么？小吴迟疑一下说，这年头的事儿没准儿，啥也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陈凤珍笑说，小吴啥时也学油啦？小吴板了脸说，不是油，你三姑够神的。就拿镇塑料厂来说吧，当初潘老五选东河岸边的老坟地当厂址，厂长老周也是草上庄的，老周就请你三姑看看风水，你三姑说这地方凶，压着龙头了，建厂准黄。潘老五被老周骂了一顿，还是没挪地方，结果咋样？一开工建房就砸死了人，

门口那段路老翻车。厂子建起来就没盈利过，潘老五又从德国进口废塑料，是垃圾不说，又惹出这场官司，厂子一进夏天就关门了。陈凤珍听得心里嗖嗖冒凉气。她说，别说了，听起来怪吓人的。哎，今晚上，咱们见见老周。小吴点头开车，不一会儿就在村民李继善家门口停下来。风大了，铜钱大小的树叶满地滚动。

李继善人缘好，每天晚上家里串门的都是一屋子。大伙正为官司开庭的事怏怏，见陈凤珍和小吴进来都挺吃惊。李继善的父亲见陈凤珍就说，陈镇长呀，俺们这几户打官司可不是冲你呀！早知是你出庭，俺们就撤诉啦！都是潘老五那杂种给俺逼到这份上啦！陈凤珍朗笑道，没事儿，公司是镇里的，我是镇长出庭是应该的，我就怕你们有顾虑，才来看看。一句话说得李继善一家子挺感动。李继善说，陈镇长没给俺们少操心哪！陈凤珍示意大伙该唠啥唠啥，然后她就盘腿坐在大炕上烤火盆子。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陈凤珍如鱼得水。她说坐在老乡的大炕上心里踏实，上了法庭也有根哩！李继善端来一盘子瓜籽，陈凤珍一边嗑瓜籽一边逗大伙说实话。好多人有些拘束，同着镇长好像没啥可唠的了，陈凤珍就往股份制上引。她听说这几户农民承包草场的形式是股份制。这回李继善和乡亲们就打开话匣子了。陈凤珍让小吴找塑料厂厂长老周来。老周与李继善是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好哥们儿，这阵儿在家歇着，一直为这几户农民幕后出主意。老周怕伤了潘老五，一直不敢在公开场合亮观点。听说陈镇长叫他，犹豫了半天还是硬着头皮来了。陈凤珍问他一些塑料厂的情况。她看出老周有些慌，额